

Se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刊

第1辑·2013

张晓希◎主编

禅与朝鲜—韩国汉诗

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

以湖海诗钞看清诗话东传

审丑论

福柯空间理论解析

翻案与中国文学经典在日传播

和歌、俳句在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百年史》之一章

笔谈—夏目漱石与中国

Rabindranath and modernism in Bangla poetry

from the De-Based Literati to the Debased Intellectual:

A Chinese Hypochondriac in Japan

《苏尔诗海》苏达玛功行诗歌译释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e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刊

第1辑·2013

张晓希◎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 / 张晓希主编.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17 - 2042 - 9

I. ① 比…

II. ① 张…

III. ① 比较文学 - 丛刊 ② 比较文化 - 丛刊

IV. ① I0 - 03 ② G04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738 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29.2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比较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晓希

执行主编

曾 琼

编委会(按姓氏拼音顺序)

蓝 峰 黎跃进 潘道正 藤田梨那 曾琼 张绍斌
张晓希 周和军

目 录

东亚汉学

- 禅与朝鲜—韩国汉诗 孟昭毅 / 3
- 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 张晓希 / 13
- 清代诗文学对朝鲜后期诗坛的影响
——以《湖海诗钞》东传朝鲜为个案 刘 婧 / 27

理论探索

- 审丑论 潘道正 / 43
- 福柯空间理论解析 周和军 / 50
- 米兰·昆德拉小说梦之叙述研究 刘英梅 / 60

比较研究

- 日本翻案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经典传播 王晓平 / 71
- 日本和歌、俳句在中国 王向远 / 97
- “夏目漱石与中国”（笔谈，4篇） 黎跃进 等 / 131

域外视点

- Rabindranath and modernism in Bangla poetry Ipshita Chanda / 173
From the De-Based Literati to the Debased Intellectual:
A Chinese Hypochondriac in Japan Feng Lan / 189

译学评论

- 《苏尔诗海》苏达玛功行诗歌译释 姜景奎 / 223
《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疑难点探析
——孟、英、中《吉檀迦利》对照研究 曾 琼 / 243
中西译坛上“美丽的错误”
——季羨林《罗摩衍那》和黑山《红楼梦》
翻译对照考察 唐 均 / 256

青年论坛

- “心词论”与中国诗论
——以言志、缘情说为中心 占才成 / 271
虎关师炼《诗话》中的“美”与“善” 安娜 / 285
绝海中津汉诗的古典意韵 朱雯瑛 / 300
“异托邦”视域下的天津城市空间研究 王 素 / 313
论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中的 abjection 机制
——兼谈塞利纳的“卑贱”式写作 苏凌滢 / 326
印度德瓦达茜制度与印度宗教 任锦华 / 343
阿拉文德·阿迪加小说中的动物意象 王鸿盼 / 358

学术动态

2012 年英法文学动态	孙鲁瑶 / 369
2012 年北美地区文学动态	杜冰卉 / 381
2012 年德意西葡年度文学报告	黄筱莉 / 394
2012 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文学动态	胡凯月 / 406
2012 年大洋洲文学动态	刘 骏 / 412
2012 年拉丁美洲文学动态	安 宇 / 415
2012 年度东亚（日韩朝）文学动态	于慧珺 / 431
2012 年印度文学年度报告	李一松 / 442
2012 年西亚地区文学动态	黄杭西 / 445
2012 年东南亚文学动态	刘 凌 / 450
2012 年非洲文学动态	刘 骏 / 456

◆
东亚汉学

禅与朝鲜—韩国汉诗

孟昭毅

朝鲜—韩国（以下简称“朝韩”）的汉诗创作是亚洲汉文学中中国域外成就最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最为密切，汉字传入也早于越南和日本。《高丽史》卷七一中就有西周初箕子在朝鲜实施“八条之教”的记载。《三国史记》卷一〇《新罗本纪第一〇·元圣王》都有建立“读书三品制”的记载。朝韩古代诗人也一直以创作汉诗为主要言志抒情的工具和载体。由于这种血肉联系，朝韩汉诗与中国诗歌之间不仅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联系密切，而且在禅佛思想上产生了诸多的共鸣。

中国佛教的禅宗名义上源于印度，实际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汉末年来华的波斯（今伊朗）高僧安世高（安清）带进的禅学属于小乘，而后流传于中国的达摩禅法则属于大乘。两种禅法完全不同。以达摩顿悟为主的禅宗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的时间约在两晋南北朝。禅宗勃兴于唐，盛于宋，其间相继传入朝韩，并慢慢浸润了它们的诗坛，因此汉诗得以与禅结缘。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二者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恰恰在“悟”上。诗自渗入禅理而愈显灵性，禅自有了诗意而尤显深幽。朝韩的僧俗两类诗人同在用汉诗表达的禅的意境中觅得思想归宿。诗禅的结合令他们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成为他们表现自己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感受的最佳

选择。他们常将那些江松暮雪、山村落照、渔歌晚唱、远浦归帆、石幽水寂、林泉野趣等有禅机的意象，巧妙地纳入自己用汉诗构筑的自由王国，追求一种清远幽深的意境，在享受自然风物之美的同时，含蓄委婉地传达出自己的心性所在。但是，正如东方学家季羨林先生指出的：“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①

一 悟：无我、空

禅是梵文 Dhyana 和巴利文 jhana 的音译缩写，意译为“静虑”、“冥想”，英文为 meditation。禅宗认为，要开发真智必先入禅，只有心绪宁静关注，才能深入思虑义理，才能有所悟，非顿悟，即妙悟。禅宗主张远避俗世，修身于自然，提倡“五戒”与“六根清净”。这种以天地自然为静，并以之为修身养性之所，以求有所悟的禅宗思想，时隐时现地贯穿于朝韩汉诗的发展进程中。禅宗所提倡的无论是达摩之顿悟，还是古人所云之妙悟，都指出参禅要悟到“无我”的境界，要悟出“空”的层次。禅宗五祖弘忍在选择衣钵传人时，就是因为神秀之偈颂不如慧能之偈颂在“无我”与“空”的问题上悟得彻底，才将慧能定为六世禅祖的。这种追求无我的境界与空的思想，在进入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朝韩的汉诗创作以后，“其结果是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系了起来。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须悟诗境，正是在‘悟’这一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之点。”^②

禅宗在朝鲜半岛影响很大。早在中国禅宗盛极之前，新罗僧人法朗就从中国禅宗四世祖道信（580—651）学得禅法，返归新罗。神行（又

① 季羨林：《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②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2卷），齐鲁书社，1989年，第290页。

名信行、慎行，704—779）随法朗学禅法后觉不足，又赴唐投师北宗禅神秀弟子普寂（大照禅师，651—739）的门人志空的门下修习，返回新罗后弘扬北宗禅法。但是真正使禅宗在朝韩大行其道的却是南宗禅慧能之法孙道义等。道义、洪直、惠彻、玄昱、道允、无染、梵日等新罗僧人，都先后到过唐朝，向不同流派的禅师学法，归国后成为朝韩各派禅法的大师。因此，朝韩《东诗话》云：“吾东自新罗至高丽，禅释盛行，儒教则仅存其名而已。”在这种氛围中，禅理入诗尤显三昧之境，诗中有禅则更多解脱之趣。

高丽前期诗人崔冲（985—1068）擅长汉诗，不少作品立意新颖。《补闲集》云：侍中上柱国崔公，功名富贵之极，雅尚出尘，诗语清婉。忽一夕，风清月朗，松篁自籁，不觉吟一绝云：

满庭月色无烟烛，入座山光不速宾。
更有松弦弹谱外，只堪珍重未传人。

这首《绝句》诗借月夜景物抒发胸臆，自然流露出空寂的禅佛之趣。全诗以象外之象、意外之意描绘出一个静极的空灵意境，只有内心与外物合一，才能体味到月色、山光、松弦那种“无烟烛”、“不速宾”、“未传人”等空寂的禅旨，已入禅家“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之境。

高丽中期诗人李奎报（1169—1241），号白云居士，崇尚苏轼（号东坡居士），通晓中国经史、诸子和佛、老典籍，长于汉诗文写作，流传至今的汉诗有2000余首，有《东国李相国集》53卷问世。其中《咏井中月》一诗最具禅味：

山僧贪月色，并汲一瓶中。
到寺方应觉，瓶倾月亦空。

诗中写有山僧去汲井水，水和月满瓶中而归，入寺瓶空无所见，方

知色是空。此诗如偈颂，点出佛心禅修，佛境禅理。诗中以月喻微妙的禅义，山僧渴求，并汲于瓶中，于是瓶中之月随瓶倾而空，虚空一片，无色可取。大有“道可分不可分，无在无不在”的禅机妙悟。

李奎报另一首寓禅理于诗中的名作是《北山杂咏三首》之一：

山花发幽谷，欲报山中春。
何曾管开落，多是定中人。

北岭上的山花静静地在幽谷中怒放，静中有动，简中有繁，无意中春的信息已进入山中。无人关注这些山花的花开花落，因为能看到这些山花的多是禅定之人。“定”是梵语的意思译，三学或六度之一，指的是修行之心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可见要想修得禅悟首先要进入禅定的思想境界，心无旁骛，四大皆空，方可成功。

宋翰弼（生卒不详）《偶吟》一诗，虽名为偶吟，但却是作者的慎思常想：

花开昨夜雨，花落今朝风。
可怜一春事，往来风雨中。

前两句“花开”、“花落”表明随时间推移，万物枯荣，瞬息变化，都不必放在心上，即外物无非是幻空的思想。诗中后两句流露出超越时空的一夜间的花开花落之事却能完成一个春季之事的感慨。春天花开花落的轮回无异于风雨之一瞬。这种超生死得佛道、不求自外之物的心态，让人豁然开朗，也是一种禅悟。

高丽诗人李岩（生卒不详）风流高致，官至都金议府赞成。晚年与息影庵禅老为方外交，扁舟往还，至辄忘返。曾作《寄息影庵禅老》一诗：

浮世虚名是政丞，小窗闲味即山僧。

个中亦有风流处，一朵梅花照佛灯。

此诗于清绝可爱之处尽显禅意。诗人将入仕为官视为“浮世虚名”，而羡慕“小窗闲味”的山僧息影庵禅老，遁世归隐之心跃然纸上。后两句点出其中的风流处，即禅旨在于“梅花照佛灯”，此处梅花非真实物，暗示追求禅境非世俗所能理喻，它以超思维、反知性的语言说明“真知”、“禅心”无以言说。

由此可见，禅与诗的融通，这种精神文化领域内的互相渗透在朝韩汉诗中并不鲜见。尽管禅悟与诗悟有心领神会的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禅悟毕竟是一种佛教哲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诗悟则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外部世界的感发。不需要文字表达，只需参禅者精神投入与参与的禅悟，在朝韩汉诗作者的心中向诗悟转化，并述诸文字。汉诗中禅悟原本那种神秘感、形而上倾向，被公开化、通俗化。这使汉诗中禅悟所传达的神韵更趋向于艺术之美，是哲学表现为艺术哲学的一种进步与发展。

二 悟：自然、山水诗

在表现禅趣的朝韩汉诗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多妙悟、顿悟，绝少烟火，而洋溢着一派山林、田园蔬笋的清新之气。尽管佛祖释迦牟尼一生并未号召僧人普遍坐禅，也不提倡佛法与山水、田园有何关联，但是“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这种禅的起源之说还是有了自然的因素。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外尼连河畔伽耶的一株毕钵罗树下，坐禅七天七夜达到“觉悟”；悟道之后到贝拿勒斯城外鹿野苑宣讲佛法，初转法轮，也无一不是在大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只是不格外强调而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禅宗初祖达摩所修大乘禅法认为，修禅最好远离尘嚣，因而他于梁武帝时期（约6世纪前半叶）来中国授法，并不住

在洛阳城外的白马寺中，而是远遁隐居在嵩山少林寺。达摩之后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甚至包括神秀在内，基本上都提倡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空山静坐，以求有所大彻大悟。

禅的实质即为悟，而只有悟出“无我”或“空”，才能称得上“觉”。要达到此目的，参禅者的主观条件是必须要达到一个标准，即不论“心如明镜台”（神秀语），还是“明镜亦非台”（慧能语），都要求“慧心”。佛学上的“慧心”一词，指的是能够顿悟真理之人，一尘不染。而在参禅者的思想深处，无论“身是菩提树”（神秀语），还是“菩提本无树”（慧能语），都会变为自然界景物之一的景象。当心中之物与外物相沟通，达到物我合一的程度，才会产生悟解。即五世禅祖弘忍所说“法以心传心，当会自悟”，才会参透禅之妙法。参禅者求“悟”的客观条件，就禅的本质而言，要想“静虑”、“冥想”，理应是在一个静谧的自然环境。它最好是秋意浓郁的溪，春花绚烂的林，云雾缭绕的山，宁静明澈的水，漂泊不定的船，黑夜明亮的月，古朴简陋的屋，青灯木鱼的刹，以及与此背景融和为一体的情趣。这一切就使那不受尘世干扰的深山野林成了最理想的静悟之地。

禅宗所谓人人皆有悟性，与诗家所说“人性中皆有悟”^①有相通之处。但“悟”不会自然生出，只能有感而成，即触景生意而有所悟。对于那些在山林深处坐禅与闲云野鹤为伍的僧人，或者徜徉于名山大川之中的旅人，都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将心中所悟之意外化为诗，由禅家的不立文字，到诗家的大立文字，见自然山水之景，悟禅佛之道，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于是山水诗就成了他们表现“悟”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在玄言诗为山水诗所取代的晋宋时代，正是佛教日隆之时，禅宗思想也杂糅其间。山水诗日后成为诗坛重要组成部分，恰为那些企图从自然山水景物中求禅悟的僧俗两界诗人准备了条件。诗歌空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前繁荣的唐、宋时代，恰逢禅宗鼎盛，在山水诗中表现禅悟势在必然。而深受唐、宋诗影响的朝韩汉诗，也一脉相承，并有不少佳作问世。

9世纪与10世纪之交的高丽诗人朴仁范（生卒不详）曾到唐求学，写有《泾州龙朔寺》一诗：

翬飞仙阁在青冥，月殿笙歌历历听。
灯撼萤光明鸟道，梯回虹影倒岩扃。
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
试问是非空色里。百年愁醉坐来醒。

诗人面对青冥中的龙朔寺“翬飞仙阁”、“月殿笙歌”，顿生飘飘欲仙之感。而“灯撼萤光”、“梯回虹影”尽写龙朔寺的超然之静。“流水”、“寒山”这些表面看来的实在之物无非是假象。诗人悟出是非真理即在色空之中，在于醉醒之间。《般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的“色”指有形质、能感触到的事物，“空”则认为客观事物皆假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诗人在禅宗的色空观中发现了一生愁醉、悟道即可醒的禅理。

朝鲜李朝另一位诗人成侃（1427—1456）的《渔父》诗写道：

数叠青山数谷烟，红尘不到白鸥边。
渔翁不是无心者，管领西江月一船。

这首山水诗句与句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明显暗示禅理。前两句写青山、白鸥是远离世俗之景物，渔翁垂钓的本意也并不在鱼，而在禅理（西江月）之中，暗示了禅家追求禅旨有所得后的参悟之喜悦。

高丽末期诗人郑道传（？—1398）能诗善文，其汉诗有唐风，崇尚朱子理学。在《访金居士野居》一诗中表现了一种求禅悟的无我空寂之境：

秋云漠漠四山空，落叶无声满地红。
立马溪桥问归路，不知身在画图中。

这首诗禅同道的诗，诗中有画，以秋云山空，落叶无声，来表现自然外物之空寂。心怀禅机的诗人进入无我之境，心问禅旨在哪里，不知不觉恍然觉悟，原来身在图画中，流露出一种心向佛性、参悟得道的喜悦。全诗意在表明“人性中皆有悟”，只要能善持自性，就会发现围绕在身边的快乐。

高丽诗人李仁老（1152—1220）曾因躲避武臣迫害而削发为僧，隐居深山。还俗后被列为“海左七贤”之一。现存部分汉诗，其中《山居》一诗写道：

春去花犹在，无晴谷自阴。
杜鹃啼白昼，始觉卜居深。

诗中将奥妙的禅理“心即佛，佛即心”寄寓山水之中。“花犹在”、“谷自阴”表示时间的不可确定，在不定中参透禅定。直至“杜鹃啼白昼”时，才从中觉悟到真性，即悟得事物的真实，“始觉卜居深”。

朝鲜李朝诗人金时习（1435—1493）自幼有才名。1455年得知世祖废端宗登基后绝食焚书，削发为僧，四处流浪，开始文学创作。他汉文化功底很深，多有汉诗创作问世。《无题》诗写道：

终日芒鞋信脚行，一山行尽一山青。
心非有想奚形役，道本无名岂假成。
宿露未晞山鸟语，春风不尽野花明。
短策归去千峰静，翠壁乱烟生晚晴。